

在国术中，回身，是一个看似优雅和谦退的动作，但当中往往潜伏着果决与凌厉，接下来的一击可能立判输赢，甚至立见生死。生命中的回身则蕴藏着更多含义……

回身集

马笑泉
作品

它是姿态，也是选择，于柔软的身段中彰显着刚毅甚至执拗。既是选择，当有对错，但这对错不该由人物本身来判定。他们只是在某一刻彻底醒悟或自以为醒悟，然后，回身，以此承担了各自的命运。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马笑泉

作品

回身集

HUI SHENJI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回身集 / 马笑泉著. --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
2019.12

ISBN 978-7-5404-9469-8

I. ①回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229799号

回身集

HUI SHEN JI

作 者: 马笑泉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杨晓澜 薛 健

责任校对: 黄 晓

封面设计: 肖睿子

内文排版: 钟灿霞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nwy.net>

印 刷: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
经 销: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32

印 张: 8

字 数: 110千字

版 次: 2019年12月第1版

印 次: 2019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9469-8

定 价: 48.00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-85983015

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自序

在国术中，回身，是一个看似优雅和谦退的动作，但当中往往潜伏着果决与凌厉，接下来的一击可能立判输赢，甚至立见生死。生命中的回身则蕴藏着更多含义：有的是在长期忍辱负重中开始发动进攻，有的是看清了一切后终于决定抽身离去，有的是在犹疑与思索中踏上了另一条道路……它是姿态，也是选择，于柔软的身段中彰显着刚毅甚至执拗。既是选择，当有对错，但这对错不该由人物本身来判定。他们只是在某一刻彻底醒悟或自以为醒悟，然后，回身，以此承担了各自的命运。

目录

001	回身掌
023	宗师的死亡方式
051	直拳
100	轻功考
121	阴手
138	女匪首
173	赶尸三人组
214	水师的秘密

回身掌

“回来啦？”

“回来了。”

“坐。”

他仍袖手站立，凝视着端坐在太师椅上的二师兄。厅堂既阔且深，即便已近午时，日光从天井和厅顶明瓦两处涌进，厅首仍半明半暗。但他能清晰地看到二师兄的脸比过去更加光洁，眉宇中往昔的英气已转化成蔼然之色。这是敛气入骨的功夫已经做足了的缘故。他陡然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：这十年来时时将二师兄作为假想敌，但那个

假想敌却是十年前的他。自己固然突飞猛进，但二师兄也在长功夫啊。这份心惊并没有让他的眼神有丝毫波动，继续和二师兄对视。

二师兄轻轻地叹了口气，说：“要不，我们就在这里过过招？”

他摇摇头，说：“你还怕同道在场看着？”

“你对我就有这么大的恨？”

“不是恨，是这口气我非争不可。”

二师兄把目光移开，端起八仙桌上的盖碗茶。在碗盖将被掀开的那刻，尾闾骨突然腾起一箭热流，他随即把臀部微微往里一收，束住了那股向前扑的劲。二师兄目光又射到他身上，碗盖已开，茶水纹丝不动。他微生懊恼，但这是体内良能被引动，并非有心出手，怪不得自己。何况并没有出手，所以也不必解释。便是出手，也不必解释，更用不着懊恼。这念头转了一圈后，他听到二师兄说：“三天之内，给你消息。”

他拱拱手，转身就走。

门口聚集了一大堆人，三三两两，有站着的，也有蹲地上的。见他出现，嗡嗡的交谈声便凝固了，有几个蹲地上的还站了起来。他扫视了一圈，当中哪些是武行人，哪些只是来听消息的闲汉，便了然于胸。目光收回后，他想径直穿过去，但并无一条直路可行。若是绕行，他们会以为自己胆怯。当中只要有一人出头，他们便有可能逼上来群殴。以这些人的道行，他收拾起来如快刀斩瓜。但他实在不屑于跟他们动手，但又不能示弱。虽然尚未正式比武，但交锋已经开始，气势一定要足。有几人的脚步往前动了动，或者没动但有发动的意图。这无形的意图触发了他的身体。站在最前头的两人感觉到本在四尺开外的他突然就到了面前。本能地想往两边闪，但他俩马上又意识到应该合力挡住。这念头还没转完，人已掠过去了。等两人回望时，他已到了人群深处，像鬼魅一样飘忽不定。待到两人完全转过身来，他已在人群之外，迤迤然往前走去。只有几声喝彩追了上来。他嘴角溢出一丝笑意。当年二师兄是凭身法赢了自己，多年来在这上头痛下苦功，自信单

论身法一项，只怕连师父也要自叹弗如。想起师父，他嘴上的笑意便凝住了，加快步伐，很快消失在街角。

回到会馆后，他即闭门不出。当初因衣着寒酸，既不像读书人，也不像生意人，又无人引荐，门房想把他挡住。但不知何故，被他两眼一照，竟觉气馁，任他进门，还见着了执事。执事见他气质非同寻常，加之一听口音便知非但同县，而且与自己同乡，例行询问后便客客气气地请他登记了。见他一笔小楷写得端正，暗自点头，事后特意叮嘱长班每日送壶热水到他房中，不可轻慢。现在他喝了两口已经半温不凉的水，从怀中取出回时顺道买的两个大饼，慢慢地嚼。每一口都嚼融了，几乎不用吞咽就化入体内。这大饼做得厚实，芝麻葱花统统不放，近于原味，最中他心意。他以前喜欢吃香喝辣，但这些年口味日趋清淡，食物中佐料越少越好。年少时听师父说，要能把菜根嚼出鱼翅滋味，才叫会吃。那时听不明白，现在已经懂了。两个烧饼入肚后，便含口水漱了漱，这水并不吐掉，

而是咽了下去。他又坐了半炷香时间，才起身缓缓走动。绕了一炷香的圈，便打开包袱，取出拳经。上面的每个字、每幅图都已刻进心里，自信默写出来，也是分毫不差，他每日却还要拿出来翻翻。这是师父手抄，大师兄、二师兄和自己每人一本。睹物如睹人。师父文武双全，处事有方，本门是在他手里才立足京城的。义和团进来的时候，他还稳当地守着拳馆。等到李中堂和庆亲王奉太后旨意与洋人议和，师父突然带着大师兄连夜遁出京城，临走时命二师兄主持本门事务，自己从旁协助。事情平息后，其他门派又重新活跃起来，二师兄却约束本门弟子，场面上的事情一概不参与。自己觉得二师兄过分小心谨慎，有意无意间便在他面前嘀咕几句。二师兄却充耳不闻。嘀咕得多了，他便带上自己去寻找师父和大师兄。从口外转到山西，荡了两个月后没有头绪，只得返回。在家客栈中自己又议及本门事务，二师兄无法回避，又不肯改变做法，便起了争执。言语往来之间，二师兄勃然作色，猛然一个回身掌，把自己从窗户中打了出去。他放的是长

劲，自己虽然跌得狼狈，却没受内伤。爬起来后，心知气势已挫，再上去动手，赢面很小，只得含恨离开。晃荡了几天后，身上盘缠渐尽，便上了五台山，寄居在一个大庙中，把头剃光了，也没受戒，只干些砍柴挑水的杂务，闲时锤炼功夫。这样非僧非俗地过了十年，直到自觉功夫已大成，才向监院和典座告辞。监院竟把他引到方丈处。方丈是临济宗高僧，却不露机锋，以禅定功夫闻名僧俗两界，平常极少开口。他相貌跟师父有几分相似，虽然从没搭过话，见面却生亲近之心。方丈说，我虽不知你来路，但看出你根器颖利，心志专一，可惜缘分不在佛门。你下山之后，要跟在山上一样，把心放在该放的地方。有些事，能化解就化解。你的气象是能做万人师的，只要待人平和即可。说完后，不待自己开口，便嘱监院送笔盘缠。那时方明白，自己能够在此栖居十载，实是拜他所赐。正想跪下磕头，方丈却已起身，转入内室中去了。现在想来，他是能预知自己的念头，避而不受，真乃高僧大德。此事如能了，定遵他所嘱，把心放平，只是踏踏实实练功

夫，再教授几个心地诚笃骨骼上佳的弟子，也算不负师父所传，半生所学。

看了半个时辰拳经后，他又起身走动了一会儿，才面朝东方，准备站浑圆桩。当年追随师父练拳，头一年就是站桩，一个浑圆桩，一个托枪式。别的拳馆同期进去的人整套的拳都打得滚瓜烂熟了，自家师兄弟几个却还在站桩，以至于有人嘲笑他们是不是站傻了。二师兄一声不吭，大师兄和他却按捺不住火气，跟他们对骂起来。若非师父场面上吃得开，和其他门派的师傅交情都不薄，还真会酿成事端。那会儿功力是慢慢站出来了，打法却还没上身，真动起手来，只怕会吃亏。有几个年轻的师弟，耐不住这份枯燥，偷偷地转到其他拳馆。师父知晓后，只是置之一笑。当时不理解师父的态度，现在想来，是该一笑。笑什么？笑他们得了宝不珍惜。师父不玩虚的，传的是真东西。别的不提，单这两个桩，若是站进去了，那是多大的受益。但为了能站进去，那也得要流不少汗。现在他双手往胸前一虚抱，膝盖微微一屈，头往上轻轻一顶，就能

进去。进去后个把时辰弹指间就过了。弹指之后他收了桩，又在房里转起圈来。转了小半个时辰，听到有人朝这边走过来。然后是敲门声。他问了一句，才开了门。执事正站在门口，后面跟着长班。

长班放下茶壶茶碗和一大包吊炉花生后，就走了。两人对坐在小八仙桌旁。执事要给他倒茶，他不肯受，先给执事倒了，自己方斟了一碗。茶水才出壶，一股茉莉花香便在房内弥漫开来。

执事笑咪咪地看着他，说：“这是‘正兴德’的花茶。”

他吹了一吹，抿了口，点点头，说：“好茶。”

执事又请他用茶点。他拈起一颗花生，剥开来，放在嘴里慢慢地嚼。执事却没吃，抿了口茶后，说：“薛师傅是个有大能耐的人啊，我是早就看出来了。”

他并不觉得吃惊，说：“就会点拳脚功夫，别的就谈不上。”

“字也写得好，文武双全啊。”

“哪里，哪里，也就是读了几年私塾，有点底子。”

执事点点头，又喝了口茶，说：“今早的事，京城都传开了。都说您显了神通，能把自己晃没了，到面前人也拦不住。”

他淡淡一笑，说：“那是小玩意。”

“这还叫小玩意？您本领大了去了，连傅师傅听说了，也坐不住，走到大门外。”

“哦。他怎么说？”他正往嘴里送花生，手停在唇边，瞅着执事。

“傅师傅就站了一站，见人还不肯散开，便让下人端出个黄铜脸盆来，放在地上。里面盛了清水，看得仔细的，说离顶还有一指远。傅师傅矮下身子，围着脸盆转了两圈。还真神了，那盆里的水也跟着转起来。转完后，他就背着手进府去了，啥也没说。”

他点点头，把花生放进嘴里。嚼化了后，他才说：“我知道了。谢谢您老。”

“哎呀，谢什么。我是高兴。咱乡上能出您这么个人

物，在京里的同乡面上都有光啊。”

“您老重乡谊，让我有块地儿住，我该多谢您。”

“快别提这事了。来来，喝茶，喝茶。”

他喝了口茶。茶水虽香，在他尝来，却不如白开水滋味甜净。不过，偶尔喝一喝，也无妨。倒是这花生烘得真好，酥脆酥脆的，嚼起来带劲。

“听说您跟傅师傅其实是师兄弟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俩同门之间的事，本来我也插不上话。不过我跟您是同乡，又痴长您几岁，就在这里多句嘴。”

他放下茶杯，瞅着执事。他眉骨高，眼睛又大又深，用心看人的时候，就像两盏小灯。执事被他照着，不自觉地把目光放低，嘴角仍是带着笑：“您和傅师傅都是有大本领的人，又是同门。我看傅师傅的意思，也并不想跟您动手，但他是场面上的人，没个台阶还真下不来，端盆水出来走两圈，也是自己给自己找个台阶下。自家师兄弟，要是没有血海深仇，有什么话不能坐下来好好说？别让人

家看把戏。”

他默然了一会儿，才说：“您老的好意，我是心领了。自家师兄弟间的事，还是由自家解决。”

微微叹了口气，执事说：“今儿我算多嘴了。说得不对，您别在意。”

“哪会呢。您老的好意，我是记下了。”

执事点点头，便起身告辞。

他指了指桌上，说：“我帮您送过去。”

“就留在这，您慢用。您别推辞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乡上出了您这么个人物，我是真心高兴。”

他送执事出了门，转身回屋，坐下来继续嚼花生，边嚼边想：“连这里面的人也肯替他尽心传话，看来这十年他是扎稳了，盘大了。说到为人处世，他跟师父最像。但师父也不会突然打我一掌啊。”

这天夜里，他梦见了师父。师父脸色还是那么红润，但年事渐高，又在外奔走多年，到底还是添了些皱纹；头

发绀出一个高髻；穿着道袍，只管打坐，也不理会他。他跪了许久后，师父才拿起拂尘，往他脑袋上打了一下。这一下把他打醒了。睁开眼，窗外已经泛白。

早起后他出去买了两个大饼。上午就在房里练拳。中午还是两个大饼。下午准备站桩时，心里突然一动，片刻后便听到长班在院里喊：“薛师傅，您有客人。”他倾听了一下脚步声，连忙打开门，瞅了一眼，身子就到了门外。那人已上了台阶，转到走廊上，看到他，便站住了，圆脸上露着笑意。快步迎上去，唤了声大师兄，他便不知道说什么好，眼睛微微泛红。

“我还以为你不记得我了。”

“怎么会呢？怎么会呢？”

“那到了京城怎么不来见我？”

“我不知道您回来了。”

“嗯。那是二师弟没跟你说，回头我去骂他。不过你也没给机会让他说。”